

# 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 (九)

譯自 January 1923 出版之英文扶輪月刊  
台北大安扶輪社前社長 PP Harrison 翻譯

## ——自那些體會「超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的人們所披露的經驗故事。

美國著名詩人詹姆斯·羅素·羅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曾說過「一次親身感受的經驗勝過整篇雜亂無章的告誡」(One thorn of experience is worth a whole wilderness of warning)；所以這些從那些真正實驗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真理的人之來函勝過一整本只是遐思，天馬行空的書卷。英文扶輪月刊自 1922 年十月起，簡短登載徵求這些個人的信函而不斷地收到回信。這些信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也有幾個不同的國家的扶輪社員與從來沒有參加過扶輪社集會的人，老少皆有。但是，不論他們的背景與層次如何，重點是他們的回應都是一樣——「我已經試過『超我服務』，而它讓我得到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這些信包含許多有趣的事，有時也有些感傷——因為作者們都毫無顧忌地披露他們的真實的人生。當你閱讀這些信函時，你會驚奇地發現這裡反映了這麼多的人生經驗與錯綜複雜的處理方式，而卻可以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加以適用應對。

### 來自日本的一封信

十月的一個夜晚，我們從一個著名的溫泉鄉——箱根(Hakone)回到東京(Tokyo)，它距離東京大約有 60 哩，我們在那裡度過周末。我們四個年輕人一起坐在一輛五人座的旅行車。這時已經很晚了，因為那天晚上我們出發得晚些，希望在途中可以避免交通堵塞。那時相當的寒冷，然而我們還是把車頂拿下來，因為我們想以儘快的速度行駛。我們以一小時行駛 30 哩。在我們離開之後不久，另有一輛車子跟在我們的後面。路況是很不好而我們開著這樣的快，以致於後面的車子經常會遇到我們車子揚起的大量灰塵。有幾次他們企圖超車，但每次都徒勞無功。

大約在凌晨兩時左右，我們穿過一個小村莊，而剛離開時，我們注意到聚集在路上，有幾個人手上提著燈籠。他們做信號示意要我們停下來。我們停了下來，那時有一位歐洲的女孩走過來告訴我們她和她的同伴有了一件車禍。我們下車到現場去，有一名歐洲的年輕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一位村莊的醫生正在處理照顧他。另一名歐洲人抱著那位瀕臨死亡的人，急迫地詢問醫生關於那位年輕人的情況。那位醫生不會講英語，那些歐洲人沒有任何一個能講日語。我們就在他們之間充當口譯，並且幫助照顧那位受傷的人。我們這夥人中的一位將他的外衣給一名女孩，這女孩把她自己的外衣給那位瀕臨死亡的人；否則他就必須在這寒冷的晚上沒有穿上外衣而被送回家。

我們得知這三名年輕的歐洲人與兩個女孩是從距離東京大約 35 哩，鎌倉(Kamakura)一處海灘走回程的路上，他們在海灘逗留到星期天很晚。當時一位年輕人開車。那部車輛以全速行駛，撞上一根電線桿而支離粉碎。除了那位年輕人，其他的乘客也多少受了傷。

當我們滯留在現場時，跟在我們後面的那輛車終於追上我們了，而顯然地，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裡所發生的事情而逕自駛過；可能他們很高興他們不再遭受揚起的灰塵。我們再度起動回家，以先前同樣的速度行駛，再走了大約十分鐘，那時我們十分驚訝，發現同樣的那輛車子掉落到一條小河裡，而要求我們幫忙把它拉上來。車上的乘客多少受傷，但幸好並不嚴重。那座跨越小河的橋樑正在修繕，橋的一半已經被拆掉，另一半還留在那裡。在附近蓋了一座供暫時使用的橋樑，但是沒有危險的警示信號，只有一盞電燈掛在柱子上，這樣其實是不夠的。駕車的人不能夠清楚地看見危險，而開到這已毀壞橋樑的一半，因此發生了意外。這不是他的錯；而如果我們沒有滯留在第一事故的現場，我們自己可能已經遇到同樣的意外事故。

——一名日本人

譯者註：英文扶輪月刊以這個主題徵文有前三名及佳作八篇，將陸續翻譯，分享讀者。